

YAN MING FU
HUI YI LU

阎明复回忆录 (二)

阎 明 复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YAN MING FU
HUI YI LU

阎明复回忆录（二）

阎 明 复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 划:黄书元
特约编审:柏裕江
统 筹:张振明
责任编辑:忽晓萌
封面设计:肖 辉 欢 欢
责任校对:周 昕 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阎明复回忆录/阎明复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 - 7 - 01 - 014935 - 6

I . ①阎… II . ①阎… III . ①阎明复-回忆录 IV .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6833 号

阎明复回忆录

YANMINGFU HUIYILU

阎明复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70.75 插页:1
字数:95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4935 - 6 定价:138.00 元(全 2 册)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CONTENTS

阎 明 复 回 忆 录

见证历史：中南海十年见证中苏关系之变迁（续）

543 / 1960：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543 / 揭开了中苏两党争论的序幕

549 / “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对赫鲁晓夫的支持

550 / 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和贝利绍娃事件

556 / 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中共的突然袭击；“硬着头皮顶住！”

588 / 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

597 / 群众和历史将做出结论

599 / 一赴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

656 / 二赴莫斯科：二十六国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

683 / 三赴莫斯科：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707 / 1961：中苏关系的缓和与论战再起

707 / 中苏关系短暂的缓和期

712 / 他要整阿尔巴尼亚，我们一直是反对的

716 / 我们翻译组的任务

717 / 周恩来率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

722 / 中苏之间摩擦又起

725 / 1962：中苏论战“暗潮涌动”

- 725 / 拒绝中共中央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 731 / 新疆边民外逃事件和蒋介石“反攻”大陆
- 732 / 王稼祥：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 735 / 防止核扩散问题和加勒比海危机
- 738 / 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苏联起的恰恰是相反的作用
- 739 / 停止出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 740 / 赫鲁晓夫导演的一场场反华闹剧，把国际共运一步步推向无法挽回的分裂深渊
- 765 / 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 767 / **1963：中苏分歧由内部争论演变为公开论战**
- 767 / 他们挑起公开论战，“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 768 / 毛主席决定发表双方信件，“将赫鲁晓夫一军”
- 776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之争
- 792 / 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是一场恶战；我们的方针是：一破二拖
- 797 / 九次会谈：中共代表团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寻求两党团结
- 842 / 中苏分歧由内部争论逐步演变为公开论战
- 847 / **1964：中苏笔墨酣战；更加坚定了毛主席“反修防修”的决心**
- 847 / 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 851 / 罗党是来当说客，还是来摸底
- 854 / 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
- 856 / 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应该讲点儿实质问题
- 858 / 苏共中央意在强行召开国际会议
- 859 / 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赫鲁晓夫“辞职”的请求
- 860 / 在“静观”中采取推动工作
- 862 / 改善同苏联关系的重大步骤

- 863 / 苏共新领导本身很虚弱，内部矛盾重重
- 871 / **1965：中苏“藕断丝连”；翻译组的任务越来越少**
- 871 / 柯西金企图说服中共参加国际共运会议
- 873 / 中苏两党领导人最后的会面；最后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
- 875 / 赫鲁晓夫分裂主义继承者的“莫斯科三月会议”
- 876 / “文革”前最后一次出国：陪同彭真访问印度尼西亚
- 884 / 杨尚昆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中办翻译组的任务越来越少了
- 885 / **1966：中苏两党中断一切往来；中办翻译组终结**
- 885 / 中共拒绝派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
- 888 / 中办翻译组终结
- 890 / **回顾与反思**
- 891 / 先来看一下苏联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总结》
- 903 / 关于中苏分歧，邓小平早已做出了精辟的论断
- 907 /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有什么责任”
- 918 / 见证20世纪80年代末中苏关系复苏
- 922 / 作为见证者的希望……

“文革”十年

- 926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926 / 参加“四清”
- 928 / 初露端倪
- 931 / **中办“文革”点滴**
- 931 / 形势急转直下
- 932 / 我所了解的戚本禹

- 935 / 后楼“文革”
936 / 中办“学习班”
938 / 批斗大会
940 / “砸碎‘学习班’，回家闹革命”
941 / “‘杨家死党’的反扑”
944 / “思想汇报”
955 / “负隅顽抗”
960 / 我牵挂中的家人
- 968 / 风云突变
968 / 被隔离审查
968 / 我的父亲，生离死别
970 / “公审”、“逮捕”
- 973 / 秦城监狱七年半
973 / 代号：“67124”
976 / 看守、管理员
977 / 她“救”了我
979 / 第一次提审
981 / 第二次提审
983 / 我不能讲假话
985 / “不交代拉出去枪毙！”
986 / 为当事人澄清事实
988 / 囚徒生活
994 / 素未谋面的“难友”
998 / 囚室“趣事”
1002 / 传达最高指示
1004 / 亲人探监
1011 / 审查结论

- 1012 / 我真的疯过吗！
- 1018 / 我终于活着出来啦
- 1018 / 回家啦！
- 1020 / 慢慢地适应新的生活
- 1022 / 特殊关怀
- 1023 / 毛主席说，这些干部我都熟悉
- 1026 / “我的控诉！”
- 1026 / 我犯了什么罪？
- 1027 / 含冤入狱的何止我一人
- 1028 / 迫害我们，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
- 1029 / 事实证明根本没有“里通苏修”
- 1031 / 含冤而死的父亲
- 1034 / 株连“九族”
- 1036 / 感谢我们的党拨乱反正
- 1038 / 附：家破人亡

“大百科”精神

- 1055 / 和姜老在一起
- 1056 / 来自秦城监狱的百科倡导人
- 1058 / 和姜老一起草创出版社
- 1059 / 在争论中确定编纂方针
- 1062 / 我和我的百科同事们
- 1062 / “难友”编书
- 1063 / “招降纳叛”的故事
- 1070 / 大百科专业骨干队伍
- 1079 / 党和政府关怀下的“大百科”

- 1079 / 关怀与支持
- 1080 / 文化史上空前的伟大工程
- 1083 / 迈出早期与国外同行合作的步伐
- 1096 / “大百科”精神
- 1096 / 学习和交流的社风
- 1096 / 发扬民主，广开言路
- 1097 / 艰苦奋斗，发愤图强
- 1098 / 回到了在“大百科”的日子里
- 1105 / 附：参加莫斯科书展见闻

见证历史：中南海十年见证中苏关系之变迁（续）





1960：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50年代末期，中苏两国在原子弹问题、中印边境冲突问题等方面都有裂痕。进入60年代，中苏双方的关系更加严峻。

揭开了中苏两党争论的序幕

周恩来批驳苏共的“中立论”

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偏袒印度的讲话。1960年在上海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便做出判断：“赫鲁晓夫很快要访问印度，他很可能要插手中印边界问题。”

对于即将出访印度的赫鲁晓夫可能要插手中印边界问题，我方是有所准备的。

1959年12月10日，周恩来、陈毅接见刚刚就任不久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指出对尼赫鲁无原则的让步，只会使他更加向右转。周恩来重申两党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可以在内部交换意见，但不应该公开分歧，让资产阶级舆论抓住后大肆喧嚷并加以利用，这样无助于局势的缓和，请苏联大使将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大使说，从赫鲁晓夫的讲话不能得出支持印度的印象，他同意将意见转达。

1960年1月19日，周恩来接见契尔沃年科，在介绍中国政府在中印边境冲突事件的立场时，请大使转告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方面。印度想迫使中苏两国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某些不同立场。如苏联领导访印时表示要过问，就会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就会把苏联置于不利地位，对两党团结不利。

1月22日，契尔沃年科会见陈毅外长，说他已将1月19日与周恩来会见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的干预，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

说中国同志的担心使他们感到有些惊讶，大使请陈毅把所谈立场转告周恩来并中共中央。陈毅表示将把所谈立场转告周恩来和中共中央。

当天下午，周总理秘书马列打电话给我，请我把当天上午苏联大使向陈毅所谈的关于“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的一段话用俄文写出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近期接见苏联大使时要引用。我马上把苏联大使当时谈的有关内容追忆下来，并用俄文打字机打成文字材料。

1月26日，周总理同陈毅副总理接见契尔沃年科。谈话一开始，周总理说，现在请翻译同志把1月22日大使同陈毅副总理谈话的俄文记录念一念，请大使听听，有无出入。

接着，我就把俄文记录念了一遍。大使听后说，是的，这是我说的。

于是，周总理就劈头盖脸地把他批了一顿。周总理指出，中苏两国是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一个资产阶级的印度政府指挥军队入侵我们的领土被我们击退，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是非问题上你们竟采取中立的态度，这算一个同盟国的态度吗！周总理对于苏联关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立场表示惊讶，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还指出，不能用向尼赫鲁让步的办法来防止尼赫鲁向右转。

这位大使顿时脸涨得通红，也没话可讲，因为他刚刚承认了他就是这么讲的。

1月27日，周恩来、陈毅再次接见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转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说，取消“中立”一词并不能改变昨天谈话的实质。在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中苏是有分歧的，建议大使将几次谈话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

1月30日，周恩来、陈毅接见契尔沃年科。周恩来指出，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是不正确的。他同时说明，中苏分歧是一个指头的分歧，不应妨碍两党的团结。^①

赫鲁晓夫当众辱骂毛泽东

2月4日，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共中央派以康生为团长的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代表团团员有伍修权、刘晓，我随团担任翻译。

在华约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本次会议除通过的《宣言》外，所有发言都不公开发表，即“这次会议的全部发言、全部材料不得公开发表”。

这次会议通过的《华沙条约国缔约国宣言》强调说：裁军是当前的首要问题，苏联在联合国第十四届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建议，反映了华沙条约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等等。在会议上，赫鲁晓夫讲，当前的裁军是非常重要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军非常重要……而且讲到苏联决定要怎么裁军。

因为这个会议只开一天，所以康生在当天就发了言，而且这个发言内容是跟赫鲁晓夫的发言唱对台戏的。康生的发言稿是事先在国内写好，经中央审定的，而且，在我们观察员代表团离开北京的时候就做了个规定：“代表团在会议上的发言稿，一旦发完言，就由新华社通知国内，在国内发表”。所以，康生的发言明显地同上述《宣言》的调子不同，倒不是有意地对台、有意地跟他顶牛，而是真正地反映了我们党的观点，康生只是照着稿子念一下。内容主要是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裁军是不可能的。他说，裁军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目前是不能实现的；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都不能对中国具有约束力。这个

^① 该部分周恩来、陈毅会见契尔沃年科的谈话内容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284、286页。

正好跟赫鲁晓夫唱了反调，于是赫鲁晓夫就认为我们是故意跟他在顶牛。

中国代表团离京前，已把康生的发言稿交给新华社，约定在会议发言后即公开发表。我代表团将会议“所有发言都不公开发表的决议”通报给北京，然而，由于莫斯科与北京有五个小时的时差，新华社还没收到代表团的通报，就把康生的发言发表了。

对康生的发言以及中方“无视”会议的决议公开发表了这个发言，赫鲁晓夫十分恼火。赫鲁晓夫的毛病就是，喝下两杯酒以后一定会胡说八道，骂人的粗话都会说出来的。果然，在当晚的招待各国首脑和代表团成员的宴会上，他喝了几杯酒以后开始乱讲话，指责中国公开发表康生的发言是给帝国主义国家通报情况。还讲道：有人讲以苏联为首、以赫鲁晓夫为首，可是“为首”有什么用呢？既不能给面包、黄油，又不能给道义、政治支持，但在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还不是把我们推出去让别人来骂我们，为的是看他犯错误，然后批评他，而这种批评尽是玩弄词句。

谁都知道，“以苏联为首”是毛主席提出的，所以赫鲁晓夫在这里攻击的是谁，是不言而喻的。接着，他索性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接着骂道：如果一个人年老而不明智，人老了，不中用了，就像一双旧的老套鞋一样，只能扔到墙角那儿，毫无用处。

说起这个套鞋，它是苏联人的一个特殊用品，苏联的阴雨天气很多，他们穿皮鞋怕街上雨水把皮鞋泡坏了，所以就在皮鞋外边套一双胶鞋。我在苏联还买了一双套鞋，我的脚是四十五号的，那套鞋是六十号的，就是说我这个套鞋要套在我这皮鞋的外边，它外边是黑的，里边是绒的，这样下雨时，走路雨水就浸不透我的皮鞋。赫鲁晓夫说一个人老了，没有用了，就像一双老套鞋，扔在哪个墙角算了。这显然是污蔑我们的毛主席。

我还得讲一个插曲，那次宴会上我们就看见苏斯洛夫在使劲摃着赫鲁晓夫，显然是不想让他胡说八道。然后，苏斯洛夫就让演出赶快开始，我们在旁边都看得非常清楚。看起来苏斯洛夫还是比较顾全大

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代表团在赫鲁晓夫开骂之后就退场了，没看表演就离开了。

第二天，代表团接到通知，说是苏联主席团成员波斯别洛夫（他是苏联的一个理论家）请我们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去谈话。2月6日，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的康生、刘晓、伍修权，我作为翻译随行，好像我还请了大使馆的翻译侯志通一起去的。波斯别洛夫向代表团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该通知全面攻击中国的对外对内政策，指责中共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中印边境事件搞冒险主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攻击中共中央在国内执行的是一个唯意志论，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是主观唯意志论，想干什么干什么，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的，等等。

听完波斯别洛夫的宣读，我就对康生讲，“我们能不能把它这个口头声明抄下来，因为我不能保证当场翻译就能百分之百准确。”为此，康生就向苏方提了要求，波斯别洛夫也同意了。这样，我们就把大使馆的侯志通留下来了，大家就逐字逐句地把苏共中央的口头声明抄了下来，带回使馆。

代表团回到了北京，听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广东休假，于是康生等人就决定赶到广州去。康生对我说：“小阎你也去吧，到时候有些具体的情节你比较清楚。”他是怕他讲不清楚。我们到了从化温泉，先见到了杨尚昆主任，杨尚昆马上就报告邓小平，邓小平听完之后就说，“打道回府喽！”于是决定马上赶去广州向毛主席报告。当时，毛主席在广州。

到了广州，康生等人去向毛主席汇报。我没有参加那次汇报。

我们的个性是在残酷的战争中形成的

2月22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赫鲁晓夫在华约缔约国首脑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

中央领导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以及其后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

要给予必要的反击。首先就是改写为纪念列宁九十诞辰而准备发表的文章，加重对苏共观点的不指名的批评。

3月7日，杨尚昆遵照毛主席指示陪同契尔沃年科乘专机去广州，随行人员有李越然、我、赵仲元等人，苏联方面有萨福龙参赞、罗高寿二等秘书，空中飞行时间三小时半，于下午三时抵广州。

当晚七时半到十二时半，毛主席接见大使，大使通报了赫鲁晓夫与尼赫鲁的谈话情况。

1960年3月，陈毅代表中共中央向契尔沃年科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印边境争端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口头通知》。该通知说，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上，中苏两党存在意见分歧，交换看法虽然有益，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宜继续发展争论，建议各自保留意见，冷静等候客观的发展来证明真相和判断是非。

3月27日，周恩来会见苏联使馆公使衔参赞安东诺夫。安东诺夫交来赫鲁晓夫3月同艾森豪威尔往返的三封信的抄件，说他受委托将这三封信的抄件转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此外，安东诺夫还通报了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同伏克曼诺维奇^①谈话的情况。

4月22日是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借这个纪念日，就当代世界一些重大问题，发表系列文章做出回答。

4月22日，经毛泽东审改，中国主要报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文章中可以泛泛地提出要批评的观点，具体的只引南斯拉夫报刊的观点。苏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评它”的指示，这三篇文章名义上是批判南斯拉夫的观点，但实际上是对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的批判。

中央非常重视上述三篇文章的宣传工作，并指定由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一起把三篇文章译成俄文，经姜椿芳和我定稿后对外发表，然

^①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之一。——作者注